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

第八

五經通義

卷之三

七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習 字 帖

初等小學
習字帖 十册

一、二、三、四、五、六、七、至十
每册 一角八分

第一册描紅

第二、三、四册影寫

第五、六册跳格

第七、八册楷書行書並列

第九、十册行書草書並列

此帖與最新國文教科書相輔而行所有生字無一不備按課排列隨讀隨寫既資

練習又助記憶

鄭蘇戡
蒙求字樣 二至五册 每册 一角

千字文 二角

南唐集字 二角

先生書法海內共知蒙求字樣即取最新國文教科書為材料一二册楷書三册以下行書南唐集字計五百字與千字文無一重複

汪文端
臨郭令公碑 一册 三角

何子貞
臨黃庭經 一册 二角

汪何二公書法之妙名滿天下今竟得二公真蹟二種付之影印字蹟清爽與墨蹟無毫髮之異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編法學通論

孟森編

定價二角五分

吾國法律尙未完備故向來各法政學堂法政講習所不得已僅傳習外國講義以求法學之徑途自欽定自治研究所章程頒布後其各科目中應行講授法學通論自應注重本國不能復以外國之書暫爲之代本館特新編本國切用之法學通論一書凡十二章近來逐行頒布之各種法律以及舊時沿用之律例無不提綱挈領綜貫而會通之誠研究本國法學者所宜急讀之書也

讀通鑑論卷十五

用船山遺稿本

衡陽王夫之譏

五代

知遠五代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盜也與安祿山等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沙陀三部之志故稱周主愈於

有平一天下之皆不足以爲天子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鐸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雒也。若云汴雒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苻健姚興拓拔宏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爲正乎。倘據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而卽許朱溫以代唐。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卽

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惟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惟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溫一篡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裨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龔王延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紆紆者。皆帝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昇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尙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赧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爲共主乎。天下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彊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

源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民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繼。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刳殺爲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測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麀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尙。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衆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壘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彊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闇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

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駢之。東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經經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戎狄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大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燼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小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帟者。色笑語言。必有爲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耳。至於爲唐士以閔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鏐建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尙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

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季昌介羣雄之間。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已自伸。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鏐以可歆。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爲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詆譖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涓旣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皎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鷺然。一列爲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掄。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况斐樞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溫哉。張顥徐溫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脅以奉己。其暴橫不在曹操朱溫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顥吼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顥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

消釋。惟其羈勒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楊渥非天子也。張顥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一叱而腰領已絕矣。奚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秉者正。所忘者死。吏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卽不見有可爭。其視顥猶蜂蠆耳。不觸之。不避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張之氣自消。朱瑾曰。瑾橫戈衝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瑾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矣。神閒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演不喪其世家。乃至感刺客而歛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郗慮柳璨。無所施其蘊載操溫之器。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求。可求不爲唐用。而小試之淮南。僅爲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蹇。沔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割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賈之於梁。易繪續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曰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至漢王褒僅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惟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惟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

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貲之利。則天下將舍耕而競於塲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則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罄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卽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旦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繪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跬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

汴晉雌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已也。朱溫下兗鄆。以西臨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強自立。不可以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爲河北疆悍之最。羅紹威愚駭而內猜。欲自戕其心膂。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發紹威之狂謀。順衆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鎮定。乘劉仁恭父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

困於河東。卽得不亡。爲盧芳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衆。忌勝己而惟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是而鎮定幽燕。人憂駢死。而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童子。知其爲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并陘。以撫趙魏。而僞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溫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悖而折入於晉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強以自弱。而盜以此爲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間哉。溫之亡。不待羣雖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噀之以水。而燄乃益騰。惟天下之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燄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囚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溫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尙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而犯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元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羅隱之諫錢鏐。鏐雖不從。而益重隱。惟其爲鏐也。馮涓之諫王建。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爲建也。鏐與建猶可與

言言之無益。而二子之義自伸。鏐與建猶足以保疆土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之仁。尙有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置之不論之科。尙懷疑畏。觸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眉睫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遠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況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捐之說。以義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言雖不聽而義不可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益憤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且爲天子而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哉。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徼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曜。投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之夙遠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授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獸之搏也。必躡其足。禽之擊也。必戢其翼。權謀之險術。王者所弗尙也。存勗聞守光之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爲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極。執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恃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旣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亂安民之志。且於固本自強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奚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義興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未翦。怒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周薛舉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存勗孤處河東。鎮定之交未

固朱溫之勢方張。空國以與狂騃之豎子爭虛名於幽薊。鎮定疑而河中起搗其虛。則存勗之亡必矣。繇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而攻之。抑爲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彼枵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者必折。暴興者必萎。冥行者必躓。天怒人怨者。必見絕於天人。知之既審。視之如螟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驕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絕其使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啓釁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外。秉義以自彊。固本以待時。飭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爲我驅除。或惡已窮而徐申吾天討。則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無得而訾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哉。克用父子之終。以詐力窮。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與假義挑兵者均之失也。莊生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勇而悻怒。智而詐譏。皆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姑以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往賀。雖非王者之道。而猶足以興毫釐之差。亦相懸絕矣。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溫爭天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爲立國之規者也。其畧用士人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之不永。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兇虐。觸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彊晉。道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逸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諫。

之也。其辭必遜。且脂韋之性。素爲守光所狎。而左右宵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囚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留餘地以自全。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爲然哉。其更事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客糧賜也。而道不言。忌郭崇韜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言。劉承祐狎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虐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示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雲之聚散。眞所謂讒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也。其所議之。帷奔而施之天下者。槩可知矣。嗚呼。人知道之墮節以臣人。不知其挾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隤其賣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顛到背亂於黼辰。道且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小過以炫直。自飾而藏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弒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剿絕。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爲之。而無所揜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爲予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以朱榮高洋安祿山之所不爲者。溫皆爲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

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尺土。粒米寸絲。不爲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郿岐。東不逾許
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達兗鄆。橫亘一線。界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
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則楊師厚。劉鄩。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
畧。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人詔諛。而不知建國之方。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爲心
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恤敗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
已矣。而旣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
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難者。猶未有內釁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
刺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
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
耳。平一海宇之畧。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滅朱溫父子。定汴維。劉守光
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往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緩收離
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
前。可與有爲者。其在淮南乎。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
渥弑。隆演寄立人上。除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睢毫以行天討。尙誰望哉。行密者。尙知
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勗之僅以斬將擐旗爲能者也。故天祐以後。天下無君。必欲
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夫人無一可恃者也。已恃之人亦以名歸之。名之所歸。人之防之也深。禦之也力。而能終有所恃者無有。以勇名者。人以勇禦之而死於勇。以謀名者。人以謀禦之而死於謀。二者俱自亡之道也。而謀爲甚。何也。勇者一與一相當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一二人。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謀則退而揣之者。盡人可測也。合千萬人一得之慮。晝忖而夕度之。制之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而欲以勝千萬人之忖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而見爲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名矣。目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吾謀不可測也。其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鄩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御堂堂正正之衆。無譁詐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偶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彀中矣。乃鄩固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勗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者。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其窺。雖有九地九天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遑足以制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